

2015 书评特辑(廿四)

寻找丢失的身份

——读陈冠学《田园之秋》

■ 文/书林

十年经久不衰,影响深远。这是真实的生活记录,更是优美的田园牧歌,从陈冠学的笔端,可以领略到台湾的土地之美,更引发众多读者回归本我、涤滤心尘的渴望。

陈冠学说,农人的特征在于有个纯朴的心。陈冠学的农人生活,就是神农时代的纯朴模式:两甲旱田,一楹瓦屋,一头牛,一条狗,一只猫,一对鸡。轮作旱田、番薯、土豆、芝麻、番麦;屋角篱边,总有瓜、豆开花结实。再是常年种一两畦菜蔬,随餐摘食。堆采收过的茎叶根为肥,赖老天降雨为灌溉,水旱任由自然,虫害虽不能免,截长补短,粗食淡饭,自给自足。满院青草,满田绿苗。在燕雏划破熹微晓空的鸣声中醒来,在铃虫幽幽夜吟中睡去。没有疲劳感,没有厌倦感,这就是陈冠学的生活。

好比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,《田园之秋》也不仅仅是一本生活实录,陈冠学巨细无遗地记录了台湾野生植

物、野生昆虫、野生鸟类、生态景观诸面貌的四季变迁。牛哥、花狗、猫和鸡,是陈冠学的家人,此外还有很多常客和意外的客人会不时造访他的小屋。家鼠从梁椽间钻了进来,苦臊鱼从山涧溜了下来,听灶鸡是另一种味儿,而外边草中的虫唧声,又是另一种味儿。这些客人中,最让人觉得可爱的,大概要数各种各样的鸟儿了。云雀高歌,斑鸠出巢,蓝矶鸫在空中晨唱,小鹌鹑与人呢喃,猫头鹰蹲在窗外老杨树梢,溪边丛薄中白腹秧鸡鼓噪……这种对各种鸟虫习性“无用”的熟悉,澄澈喜悦,纯真快乐,这是《田园之秋》最迷人的部分。

《田园之秋》是宁静祥和的,同时又是生机勃勃的。陈冠学说:“总有一些惬意的事物入我耳目心中来,因此我每天都觉得很满意。要挑一挑有哪一天,我不满意,似乎挑不出来。”这句话,真是有点小嘚瑟啊,扑面而来的幸福感。人和自然、和万物生灵的和谐相

处,原来可以这样丰盈人类的心灵。

在我们的孩童时代,这些微小的昆虫、飞翔的小鸟、山林的小草、溪涧的小鱼,它们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我们也曾经毫无机心地热爱它们,孜孜不倦地观察它们。这会儿,写字的间隙,我不觉起了身,开了窗,一两声鸟鸣,不算婉转,也不嘹亮,然而即便是这钢筋水泥的城市,尚余这一缕天籁,尚余这一缕自然音乐的神韵,这是值得庆幸的。

“遍地里草虫唧唧竟鸣着,依旧有几只萤火虫为我照路。这是我的故乡,我的田园,前面那幢静默安睡着的平屋,是我可爱的家。”陶渊明的南山,梭罗的凡尔登湖,陈冠学的台南,大部分人都很难做到。我们被城市负载着,灵魂却游荡在城市之外。我们支离地生活于方形割据的高楼大厦,但来自田园的召唤依然会不时地让我们意图寻找精神的家园,让我们向往在心灵的栖居之地寻找丢失的身份。



田园之秋

台湾有很多很好的散文家,陈冠学无疑是榜中人物。他的散文,笔致闲散,气度雍和,流露出淡然、宁谧、悠远而又独立清秋况味,素有“现代陶渊明”之称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陈冠秋辞别教坛、回归故里,开荒拓地、晴耕雨读,过起了不问世事的书生农夫生活。《田园之秋》,是他在这段期间写下的日记体散文,分为《初秋》、《仲秋》、《晚秋》三个部分,成书至今三



《煮海时光》,侯孝贤电影人生四十年全记录。作家朱天文亲自校订,按创作年序,完整收录侯导每部作品台前幕后的珍贵回忆。

一个梅县来的青年,通过自己的童年往事、恋恋风尘,保存了一代人的最好时光。“远一点,冷一点”,带着灵光消逝年代所稀缺的完满与克制,他拥抱悲情、挥别南国,追问的一直是好男好女们的戏梦人生。荧幕里,那颗好奇而自由的红气球不时显隐,是一个老灵魂用生命的本质向我们回眸致意。

世界一直在变,侯孝贤依然是侯孝贤。

对侯导这样的创作者来说,电影这门艺术既有其传承的美学谱系,又不可磨灭地打上了他独特的人生烙印。钱锺书先生尝言:“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,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?”但在这个山寨横行的世界,真正的鸡蛋和母鸡都越来越稀有。本书是灵光消逝的年代里,一次难得的保证相遇:与一个依然拥有灵光的创作者,与一段曾经属于你我的最好时光。

古代有张羽煮海的故事:为了求得被龙王囚入海底的龙女妻子,张羽在海边想要煮干海水。仙人见了同情便授以仙法,锅水热一度,海水热一度,顷刻间海水沸腾起来,龙宫震动,龙王只得推女出海,张羽遂携妻归。

今时则有侯孝贤的拍电影,像张羽煮海之痴执,一口锅子一把火,他认为自己也可以把大海煮干。

从事电影工作四十年,侯孝贤的“煮海时光”,尽录于此书。



《石景山报·书评》征如下稿件:

- 1、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。
- 2、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。
- 3、书话,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。

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,担任本报书评人。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,优稿优酬。

来稿请注明“书评”字样,稿件仅限电子文档,不接收纸质稿件,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。来稿寄到如下信箱:

shuping0926@126.com

言语中的心灵之路

——读白岩松《白说》

■ 文/半塘月



白说

著名央视资深新闻人白岩松,在出版了个人作品《痛并快乐着》、《幸福了吗》二部作品后,近期又出新书《白说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九月份出版发行)。这是一部“自传”式的心灵履历,描写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,涵盖了时政、教育、改革、音乐、阅读、人生等多个领域。

这本书分为《岁月:活着不是非赢即输》、《幸福可以无限靠近,无法彻底到达》等诸个章节,是白岩松对以前

所写文章的修改并附加上了评论,整个看来似乎就是自己对前半生的总结与评价,他自己也在“后记”里说它“很像自传”,因为“它比纸上的履历更真实地记录了我自己在内心里走过的”。而难能可贵的是,他更把这个时代的发展嵌在了书里边,读完后从中我们可以听出弦外之音和看出化外之像。白岩松高扬理想主义旗帜,字里行间充满正能量,催人向上,满是他的“期待一个更好的国家,期待一个更好的人生格局和一个更好的你”。

白岩松作为媒体人,一直关注教育、注意研究教育问题,如他对现在流行的成功学教育并不看好,举例说“岳飞是因为成功才伟大吗?如果从我们现在的‘成功学’角度来看,岳飞很失败。不管你仗打得怎么样,被人家N道金字令牌召回,最后还给办了,在当时的社会来说,他是一个失败者。

当时的成功者是谁?是秦桧。可是后来呢?秦桧在西湖边上已经跪了多少年,但岳飞还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。”他也一直提倡要多读书,认为没有阅读量,而指望生命有宽度和质量是不可能的。

而对于当下年轻人热衷手机阅读,白岩松持批评态度,在书中他说:“我们所有人都在低头看屏幕,没有仰望星空。”对于这种阅读现状,他一再强调,“不要把花费在屏幕上的大量时间当作在阅读,当你在朋友圈打发无聊的时候,伴随着无聊的那些想象力也被打走走了”。的确,现代化的电子产品,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碎片化的信息,这是和深厚与内涵背道而驰的,只有“营养高大全”的名著书籍,才会给人永久的滋养蕴藉。

书里的某些东西,新奇而富有哲理性,充满着新闻人的文化敏锐性。比如他认

为,“《道德经》是老子写给当权者、君王和政治家的一部经典。有人说‘半部论语治天下’,在我看来,四分之一部《道德经》就可以治天下”——《被念歪的《道德经》》。他还认为中国人的根是中国文化与文学,如“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的文化人,离开了祖国,认为自己从此将成为一棵没有根的树。几个月之后,他走进国外的一家图书馆,在馆藏的典籍中看到了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,在那个昏黄的充满旧书气息的空间里他号啕痛哭。他突然感到安全了,自由了。这不就是中国吗?自己没有离开它呀。——《留住乡愁,而不是想起故乡就发愁》”。

白岩松温暖发声,理性执言,以平等自由的态度,与读者一起分享其世界观和价值观,情怀瞻远,令人心动,读后我们会发现此点的确存在。